

【徽州日報叢書之三】

東遊隨筆

白風著

## 東遊隨筆

(白風)

### 一·出發前的一夜

好像又有事又沒有事的我。早就想到杭滬去走一趟。耳朵裏裝滿着『杭徽路快要通車了』的呼聲。但是老沒有一定的日期。要是坐船去吧。縱然溯着新安江而下一直到錢塘江。未嘗不是一件痛快的事。不過從九月下半個月起。天雨都沒有下。新安江裏的怪石。一顆顆的都露在水面上來晒太陽了。那些灘上。水深不能沒脛。坐在船上。並不勞動我天生的兩隻拿來跑路的腿。如果算起行程。那就非一禮拜以上不辦了。所以。我決計的不坐船。決計的寧可辜負新安江一直到錢塘江的沿江名勝。我決計的要嘗一嘗長途汽車的味道。寧可等候着杭徽路通車再到滬杭去。

誠然。事實上。不許你這麼樣。你也是沒有法兒的。這一晚——就是出發前的一晚——剛好得了一個消息。說。杭徽路的汽車通到三陽坑了。三陽坑距歙縣。只有一百華里。那怕像我這般不景氣的體力。也作興可以勉強在二十四個小時內走得到。於是乎。我就決計的準備出發了。



3 0538 7911 4



## 一一·轎遊萬里長城

不知怎的。乘車到了徽州府。那一天——十一月四日——細雨濛濛。打斷了我跑路的興致。只好僱着一頂轎子。坐了轎子出發。說起來。慚愧得很。纔然西面到過武漢北面經過平津的我。可是歙縣的早南一帶卻沒有到過。這是一個何等好的機會呀。歷五里牌而瞻嶼而呈村降而大阜而北岸而齊武。那些鄉村。都是早南路上的著名鄉村。

過杞梓里。徽杭路漸漸的一步高一步了。而且。曲折紆迴。好如比羊腸一樣。從黃駝嶺起到中嶺到杉木嶺。計程約莫二十個華里。這個二十華里的汽車路。一下兒起。一下兒伏。一下兒在山腰。一下兒又在山頂。彎來彎去。繞來繞去。在那時。我坐在轎裏。好如比一下兒登天。一下兒落地。出神入化。令我非常的愉快。並且。這二十華里的依山修築的汽車路。路旁堆石做欄杆。站在那山頂的地方朝下看。或立在那山麓的地方朝上望。任誰都要這樣的說一聲。好一座新造的萬里長城呀。事實上。叫我不能再等到通車的時候才走。我也總算沒有辜負這座萬里長城。沒有車坐還有轎乘。這一趟遊長城。可以叫做轎遊萬里長城吧。

### 三·一位好客的洪曼君

登了杉木嶺的頂。朝下望見一個大鄉村。那個大鄉村。就是叫做三陽坑。到三陽坑。已經約莫是下午五點半鐘了。兩個轎夫齊聲問我說道、「先生。您住那裏」。坐了整天的轎很覺疲倦的我隨口的回他們一句。「抬到旅館門口去吧」。

三陽坑那個鄉村。居然也有所謂旅館。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的我。當然問不了旅館的好不好。只要可以住。就馬馬虎虎的算了。到第一家。說。客滿了。到第二家。說。客也滿了。在那個時候。我真正不知如何是好。在這不知如何是好的一剎那間。突然的想起了有一位曾在上海共事的。他是三陽坑的人。在那燈光慘淡之下。走過了一座小石橋。看見一位卓有精神的青年。便問起那位姓洪的朋友。他說。「他是我的堂兄弟。」硬要扯着我。到他家裏去休息。

在這時。我。當然是大喜過望的了。這一晚。就在這一位好客的洪曼君家裏耽擱了。品茗坐於深夜。很覺得相得。而於世道人心方面。也提起了許多。

#### 四·汽車駛登昱嶺關

十一月五日的早晨。辭別了那位好客的洪曼君。險也來不及洗。一口氣跑到三陽坑汽車站。那時候。雨聲蕭蕭。到票房裏去問了一句『有沒有車朝東開』。票房裏的一位打杭州口白的賣票員回答我說。『有的。』我就連忙的買了車票上了汽車。隔了一刻鐘的工夫就朝東開了。

老天真正不做好事。雨落得越落越大了。車上的玻璃窗。一眼一眼的都關得緊緊的了。雨滴打到玻璃上。把玻璃變得裏面瞧不見外面。耳朵裏只聽見嗚嗚的響聲。我也只好閉起眼睛來休息一刻吧。

汽車朝東開了約半小時。車上的客人說『昱嶺關到了昱嶺關到了』。汽車到了昱嶺關。駛行得甚慢。而且到了關口。汽車也就暫停。大家相率下車。觀察昱嶺關的形勢。那時候。雖然大雨淋漓。可是大家的興致。卻非常的好。好像大家要作這樣的感想。此去已不是徽州地界了。

在徽杭路沒有修築以前。萬料不到有汽車駛過這個關的。於今有汽車了。也可算得是昱嶺關的一個新紀元了。

## 五·昌化縣的紅房子

汽車從昱嶺關朝東開。好如比下樓梯一樣。沿路風景。着實也不錯。經過很多的莊集。都是四五家的烟村罷了。我是沒有到過昌化的。但是聽人家說昌化是浙江一個頂小頂沒有油水的縣份。其實。山清水秀。並不見得怎樣的不好。

從昱嶺關到昌化。約五十幾個公里。沿途的岡巒。都像和尚頭一樣。如果把它興造森林。利益當不在小數呢。

汽車嗚嗚的開。大家說到昌化了到昌化了。那時候。雨也暫停了。大家連忙下車。我當然的也下車來看看。車站的東面有一座很大的紅房子。我心裏一面想。昌化是一個頂小頂沒有油水的縣份。如何也有這麼一個雄壯的建築。走近一看。那紅房子大門外的照牆上。寫有「宮牆萬仞」四個大字。呀。我知道了。這座大的紅房子。就是昌化縣的孔廟。昌化縣縣政府。設在昌化縣的街上。要是不當心。簡直尋不着縣政府在那裏。卻是孔廟特別來得雄壯。足見縣份雖小。尊孔的色彩還比別的縣份強得多。現在的人心。壞到極點了。不是我要說句開倒車的話。現在要挽救人心。尊孔未嘗不是一個方法呢。

## 六·杭州郊外

汽車在昌化縣停了大約有半個鐘頭。就又繼續的朝東開駛了。經過於潛臨安。於下午三時一刻到達餘杭。餘杭的汽車站。偉大壯麗得很。因為汽車到了餘杭，乘客們必須換車才能到杭州。車站上的辦事人告訴我。約有半個鐘頭工夫的耽擱。我得了車站辦事人的許可。登上車站的四層樓。四面一看。盡是漫無邊際的桑園。

下午三點三刻模樣。換車向杭州開駛了。沿途的風景。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汽車經過了留下。風景格外好起來了。茂林修竹。不絕於目。梵音鼓韻。不絕於耳。恐怕任何的人到達這個環境裏。都不免要作出塵的思想。然而那個清福。卻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夠消受的呢。

汽車經過松木場。便遠遠的看見西湖的面貌了。宋朝蘇東坡有句云。「欲將西湖比西子。濃粧淡抹總相宜」。這個可愛的西子呀。我與她睽違一年多了。打從車窗望外瞧。瞧見那個保叔塔。我的心裏。當然十二萬分的高興。要不了十分鐘的工夫。就得和睽違一年多的西子又相晤了。

## 七·在利查飯店聽得來的

十一月五日的下午四點半。我就到了杭州的西湖邊了。下車的時候。老天又忽然落雨了。下了車。被黃包車老爺包圍得可怕。我。總算是一個老出門的。不講價錢。坐上一部黃包車叫車夫向江干那一方面走。

當晚八點鐘的時候。把在江干應辦的事統統都辦完了。於是乎雇了一部黃包車又回到西湖邊來。找着利查飯店。開了一個房間。天下事巧得很。進來招待我的那個茶房。也是徽州的人。說不了幾句話。就好像格外親熱得很。

不知怎的。那個茶房突然談到一樁怪事。他說。「在上半年的時候。有一個從北平某大學畢業回徽州的畢業生。他到着杭州。就擱在一個很有風紀的人家。那個人家。有好幾個了頭。那位畢業生不知如何神通廣大。把其中的一個出色的了頭帶出鬧房間。一連開了兩夜。被那個人家的主人翁報告公安局。公安局派員到某飯店裏雙雙的捉住。結果。給公安局的署長和那個人家的主人翁叱責得面紅耳赤。那一晚。這樁事。傳遍了杭州城。聽說這位大學畢業生。還是北京政府時代的參議院議員的兒子。」疲憊不堪的我。聽了這一段趣事。不知怎的豎起我的大手指說。這位大學畢業生大概是誘姦特科的出衆人材吧。



## 八·憑弔馮小青

十一月六日的下午。我剛從知味觀吃飯回到利查飯店。浙江商報編輯的李醉漁。已經在利查等候着我。醉漁的情意很殷勤。要請我逛西湖去。這天的下午。天氣晴朗。我就同醉漁搭了汽車。到平湖秋月那裏下車。進了西湖公園。大賞轉賞各色各樣的菊花。還有好幾十盆的菊花。大概總是因為寶貴得很。置在一間雅潔的房子裏。那天我的眼福真淺。恰巧那天不是開放的日期。

打西冷印社的背後。走上山去。折而向東。走到孤山。站在孤山上一望。西湖盡在眼底。就是胸襟狹小的人。到這上面恐也要稍稍的擴大了。我和醉漁。在放鶴亭裏坐了一刻。乘興的走下孤山。沿孤山的山麓。一直向西走。醉漁遙指馮小青墓對我說道。

『那裏也是一個游客必到的地方。』

我聽了醉漁的話。拔步飛跑似的跑到小青墓。暮傍的石柱上。題滿了游客們的詩。我是一個最不會做詩的。我當然不能夠題什麼詩。不過。我總覺得小青這支薄命花。確是值得人家讚美的。她不僅能夠做詩。而且善音律。馮生的大婦不吝她。她竟憂鬱而死。她死的時候。只有十八歲。像這般的才女。死得怎不令人憐惜。當日馮生的戚友勸她改嫁。都挨她一頓臭罵。她意志的堅決。可想而知了。現在的一般男子漢大丈夫。意志浮動。左右上下。捉摸不定。要是到得馮小青的墓上來。我想一定要被馮小青取笑得了不得呢。

## 九·打倒千金買一笑

六日的下午。憑吊馮小青墓後歸到利查飯店。精神和體力。兩都疲倦了。正在要打瞌睡。電話間又喊我聽電話了。打電話給我的。就是浙江新聞社的程君白。他請我在利查裏等他。他準在九點鐘的時候來看我。隔不少一刻兒工夫。李醉漁的電話又來了。約我到杭州大世界去白相。并且說已在共和廳靠左邊的一張台子泡着茶等我。在這時候。我真間介極了。要是赴醉漁的約。又不能夠等程君白了。要是等着程君白。醉漁又在那裏急得要命。

不得已想了一個兩全的法子。隨手拿了一張便條。上面寫的「我已到大世界去了。在共和廳等君白。」貼在房門上。我就雇車到大世界去了。

到了大世界共和廳。醉漁果然在那裏等着。坐了下來。靜聆杭州的羣芳會唱。大約九點三十分模樣。程君白也到了。

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一個小時以內。輪流奏曲的歌女無慮六七人。個個都穿得很樸素。倘若她們到得台下來，誰也認不得她們是

歌女呢。

## 十·打倒千金買一笑

在最後出台唱的一個歌女。卻大大的相反了。蓬其髮。長其袍。草其履。手其熱水袋。柳其眉。櫻桃其口。脂粉的氣味。簡直可以冲到台下來。若是拿色的方面來批評。委實叫人神魂顛倒。她到了台前沒有開口唱的時候。她已經對觀客們笑了好幾笑。她每唱完一句。她總得耍笑一笑。一曲既終。至少要笑了好幾十次。台下的觀客。掌都拍得通紅了。我當時對君白醉漁說。『千金買笑』這句話。到現在是用不着的了。

醉漁馬上問我說。『千金買笑這句話。爲什麼用不着了。』醉漁這一問。我又不能不答復他了。『醉漁呀。我們今晚只花了四毛錢。買了好幾十笑。平均起來。一笑不過費了幾個銅子。買笑何必千金。將來或者還要便宜。像那位好笑的歌女。卻也標緻得很。我們如要買笑。儘可不必花費千金。所以我剛才說千金買笑這句話到現在用不着的了。』醉漁聽了我的話。也就不響了。

## 十一·早晚不同的車上物價

六日的晚上。因在大世界白相到十二點鐘。精神疲倦不堪。所以回至利查飯店便睡覺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的六點鐘。才方醒來。連忙起身穿衣盥洗。結算房間錢。檢理行裝以後。雇了一部黃包車。叫他拉到城站。

將到城站。仰看城站的鐘已經八點五十分了。買了一張車票。就連忙跑上月台去等火車。剛剛上了月台。李醉漁突然的趕到了。說道。『我到利查去看你。誰知你已到這裏來了。你那一天可以回杭州。等你回杭州我們再多盤桓幾天吧』正在談話之間。火車從南星橋那面轟隆轟隆的開來了。我對醉漁說了一句再會。我就登車了。

上了火車。最討厭的是火車上販賣食物的。『要吃不要吃。兩角洋錢買四隻』的聲浪，一陣陣的鑽到耳鼓裏來。火車轟隆轟隆的向前開駛。不知不覺的到了嘉興。嘉興是滬杭路三大站的一個。又是杭路的中心點。過了嘉興以後。『要吃不要吃……』卻變做『兩角洋錢買五隻』了。火車過了松江。又變做『兩角洋錢買六隻』了。到了新龍華。販物的又大呼而特呼『便宜貨。阿要貪』了。看官們。火車上的物價。是早晚不同的。中國人取巧的心理。比較外國人係要強得多了。

## 十一·上海北站的房子重新建造了

火車經過了新龍華。要不一刻兒工夫便進抵麥根站了。火車進了麥根站。就遠遠的望着上海的北站。在一二八以前。北站的建築是很雄偉的。不僅雄偉。并且宏敞得很。二八的時候。被東洋人炸得百孔千瘡。只剩下最下一層。叫我們中國人認識東洋人的狠毒。一二八以後。我曾到過上海。那個時候的北站。真是令人發生無限的哀感。

這次下了火車。看見北站的房子煥然一新了。其實。只在把東洋人打得百孔千瘡剩得那最下的一層底上面。加造了一層罷了。雖然是煥然一新的了。可是我的眼簾裏好像那煥然一新的北站的四面牆壁上密密連連的掛着『狠毒的東洋人』的標語。

提起了一二八。確乎傷心得很。那一天的中午。我從復興園吃了飯回到商務印書館。突然的接着中環館裏一個朋友的電話。說。『聞北風聲鶴唳。你還是早些到租界上的旅館裏來住吧。』手無寸鐵又非軍伍出身的我。只好離開商務印書館跑到租界上來。果然在當晚的十一點半鐘。東洋人在四川路那裏侵犯鬧北了。上海的北站。就在一二九的早晨給東洋人的炸彈炸得七零八落。所以我這一次。在北站下車。看見北站。十分的難受。寄語我們的同胞呀。應該想想北站是怎麼要煥然一新的呢。

### 十三·新的觀念戰不勝舊的觀念

七日的下午兩點鐘模樣。火車到達上海的北站。不消說了。一般人到了上海。天生兩條跑路的腿。好像就失了作用一樣。我吶。當然不能在例外的。出了車站。就喊人力車。討厭得很。開口喊人力車。許多多的人力車夫。都來包圍着我了。總算我還是一個老出碼頭的。不怕那般車夫的包圍。隨便的指定了一部。就坐了上去。不過。在我坐上去而車夫還沒有開始拉走的時候。我心裏滿想是叫他拉到四馬路蘇臺旅館去的。因為。平常聽說蘇臺則是一個普運的旅館。招待卻很周到。一刹那之間。突然的把一個舊的觀念浮湧上來。

我去年的夏天。在望平街金台旅館住了差不多兩個月。望平街上。有一種特別的風彩。就是各大報館。都在這條望平街上。所以上海人。稱望平街為報館街。我有許多的朋友。也是服務於各大報館的。金台的招待。雖則不及蘇日周到。然而會晤朋友。非常的便利。就是朋友們來看我。也非常便利。我去年住在金台兩個月。覺得幾方面都方便。

當我坐上人力車的時候。一心想到蘇臺去住。一回想。不知不覺的要叫人力車拉到金台去。這一點。可以證明新的觀念敵不過舊的觀念。

#### 十四·天韻樓上開玩笑

十一月七日的下午。到了上海的金台旅館。休息了一刻。就打了十幾個電話給我最親近的朋友。當晚六點鐘的時候。屯溪的中西藥房底江經理不知怎的聽見我也到上海了。還邀了一個朋友。一同到金台旅館來看我。大家談談說說。很覺得有趣。

約莫七點鐘模樣。江經理扯着他的朋友和我一同到永女公司的天韻樓。去白相。我會在上海。混了好多年。上海的土話也還說得不差。可是一輪不到上海了。上海話就不大說得來了。在天韻樓上晤見好幾個上海的朋友。他們都說我不會說上海話了。

到了五層樓的文明球場隔壁。免不了要泡杯茶喝。我們喝茶。千人什麼事呢。偏偏有許多摩登的女子們來對着我們嬉皮笑臉的尋開心。我們其實都是老江湖。並不看見她們就駭怕。我們落得順水推舟的拉幾把籐椅兒請她們坐。我們瞎三話四的尋着她們的開心。她們不知怎的還當得我們是好戶頭。儘管陪着我們坐。誰知我們坐厭了。起身就走。她們兩眼銅鈴似的。看見我們走開。她們好像遺失什麼東西似的。心裏帶着無限的怨恨呢。這樣的尋開心。未嘗不是一場惡作劇。然而客旅在上海的。慈善的心是使不得的。

## 十五·參觀牌子頂老的申報館

八日下午五時許。新中國書局經理計劍華和我談天走過後。我就打定主意。去參觀申報館。申報到現在。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日銷十五萬份。在全中國也得說是一月大報館。走進申報館。恰巧就碰見徐卓呆。他是我的老友。以滑稽小說。蜚聲海上文壇。他當過聯會刊。和時寧新報青光欄新上海雜誌的主任編輯。他卻一點架子都不打。他最近向申報館主史量才的邀請。到申報館去辦事。我與他。有好幾年不晤了。這一次碰見。當然格外有趣。我說明了來意。他就陪我到處去參觀。

先到營業部。問問申報的營業狀況。叫我撲通嚇一大跳。因為有一位職員告訴我。全年的營業額。達二百五十萬之多。他繼續的說了一句。『申報和倫敦泰晤士報比較起來。又要相形見绌了』再到編輯部裏去參觀。那時候編輯的人員都未到。只看見編輯部裏的座位。在四十個以上。申報人才濟濟。可不想而知了。

其次到排字房裏去。字架多至三百餘架。排字工人。據稱有六七十名。日夜輪流工作。我去的時候。正在拆排廣告。工作異常認真。足見訓練得很好。印刷間裏的工人。亦不少。據稱那部印報機器。是從德國買來的。每一個小時。可出十萬份。澆鉛版房打紙版房澆字房等等部份。佈置得有條不紊。走馬看花的我。連記也記不下那麼多了。



## 十六·與新聞界怪傑談話

我到上海三天了。又是住在望平街上的金台旅館。上海四開報的鼻祖——晶報。就在金台旅館的樓下。以人事栗碌。尙未前去參觀。

九日傍晚。晶報主幹余大雄先生不知怎的曉得我在金台。他跑到金台來看我。恰巧我又因為應名記者余空我先生之邀而到味雅去吃晚飯了。

吃了晚飯回到金台。茶房告訴我說。方纔晶報余大雄先生來看你的。我就沒有坐下。連忙轉背到晶報館去。余大雄先生。籍休甯竟山渠。上海新聞界中的人。多以「新聞界怪傑」呼他。可是一般的人。也多以新聞界的怪傑目之。在下與新聞界的怪傑——余大雄。會過幾次面的。所以到了晶報的經理室。見着這位怪傑。也不必套什麼浮文。

那時候。大雄先生正在審查稿件。他抽出工夫。來和我談了十分鐘的話。查晶報日銷五萬份。執上海四開報的牛耳。消息敏捷。文字生動。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不敢發。上海有句諺語「申新晶。」可見晶報的價值很大。怪傑問起徽州日報的情形。他頗佩服徽州日報辦事人的苦心孤詣。他末了還說了一句。辦地方報是很不容易的。徽州日報有那麼好的成績。真出乎意外。以後仍須再努力。以達到建設新徽州底目的。

## 十七·一個很有光榮的紀錄

九日的晚上。名記者余空我請我到味雅去吃飯。在吃飯的時候。我就預先提過明天下午三點鐘要到新聞報館去參觀。余空我服務於新聞報館。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他初到新聞報館的時候。在漢溪還沒有逝世。他現在主持該報本埠新聞的筆政。頭角崢嶸。可見天下的事。是要去做的。決不容倖進的。即使給你倖進。恐怕不見得有好的結果。任何一個人的成名。又何嘗不是如此的呢。十日的下午三時，我出了旅館到新聞報館去。那時候。余空我正在那裏編輯新聞夜報。他抽出些工夫。陪我到各部去參觀。新聞報的歷史。不及申報來得悠遠。可是事業的發展。却能和申報一樣快。營業的發達。也不在申報館之下。要想明瞭該報的發達狀況。只要到四樓的會客室裏看看那些圖表就可以明瞭了。新聞報的創始者。是美人福開森。福開森辦報。得了汪漢溪。就十分信任汪漢溪。汪也勇於負責。汪漢溪死了以後。福開森就以他的兒子汪伯琦繼任經理。汪伯琦接任經理後。收買外國人的股。民國十五年。就完全的變做中國人的股本了。這件事。固然是新聞報館的一頁重要史。再說一句。也未嘗不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一件很有光榮的紀錄呢。

### 十八·黃伯惠一身都是膽

十日下午五時許。我參觀了新開報館出來。就叫了黃包車。到天津路的民孚銀行去。邀着程亦帆。一同到時報館去。到了時報館。先和名記者邵翼之先生晤面。談了五分鐘。即請翼之先生介紹訪見時報經理黃伯惠先生。

黃先生原籍休甯之居安。遷居江蘇的松江已久了。他不會說徽州話。因他沒有到過家鄉的緣故。但是。他很關心家鄉的舉。我會聽見人說。黃伯惠接辦時報。不怕犧牲。在民十六至民二十一那幾年中間。每年賠貼好幾萬。他并不氣餒。他還是拚命的幹。照着他的主張向前邁進。打去年以後。他居然別樹一幟而有盈餘了。據翼之先生稱。黃伯惠先生辦時報。沒有那一年不吃虧。近來雖則有盈餘了。可是又把盈餘移到新的主張上去犧牲了。上海各大報辦夜報。要算時報最早。他現在看見大衆都辦夜報了。他就在夜報以外。發行夜報的畫報。在杭州無錫南京。一早可以看見上海的時報。這不是很奇怪嗎。因爲他在夜車將開的時候。他就出版京杭版的時報了。專門注意。社會新聞。尤其不惜工本搜羅新聞方面的像真。起初人家都說他這樣很危險。他於今卻成功了。黃先生體格魁梧。精神卓卓。一早就到報館。每夜到四點後才離館。只要另闢生面。不怕蝕本不蝕本。我見了他。覺得他一身都是膽。

## 十九·參觀市商會的國貨商場

十一日的上午九點鐘。市商會夜校代理校長徐寰仁先生到金台來看我。談了片刻。我請他陪我到市商會的國貨商場去參觀。就承徐先生答應我。吃過中飯去。

約莫十二點鐘模樣。勤奮書局的營業主任張光宗來我處。邀我去到大觀樓吃午飯。那時候。大觀樓正在贈券的時候。我們吃好了西餐。喝完了牛奶加非茶。西意送來兩張贈券。券上注明如果抽得頭彩。可噉西餐五百客。當時我對張光宗說。如果我得頭彩。豈不是可以噉他一年的西餐嗎。

下了大觀樓。恰巧碰見徐先生。我就同徐先生。驅車到市商會去。該會舉辦的國貨商場。即係昔日市商品陳列所的舊址。樓下有三星棉織廠冠生園上海各織網廠的出品。二樓有大華銅鉄床華豐糖瓷廠的出品。三樓格外光怪陸離。兒童玩具尤爲出色。

市商會舉辦這個國貨商場。開尚在賠貼之中。這麼一來。固然當於採用國貨的人有所適從。然而喜歡或崇拜外國貨的喪心病狂者。還是不大到這裏來。可見提倡國貨。不可不注意於人心之轉移。宣傳的重要。可以知之了。

二十·在電車中

參觀市商會的國貨商場歸來。還沒有到我住的旅館門口。和我同行的徐先生。心想搭十七路電車到斜橋去有點事。我呢。也想到斜橋的某律師那裏去。於是乎。我同徐先生又跳上電車了。我們上去的時候。站在二等車廂中。頭等車廂裏。有一位很佳麗而莊重的 Miss. 打徐先生的招呼。徐先生比即對我說道。二等車廂中沒有位子坐。我們還是到頭等去罷。話沒有說完。我們就走向頭等車廂中去了。

當我們到了頭等車廂中。那位 Miss. 就立起來招呼我們一同坐。那位 Miss. 向着徐先生問起我的姓名。徐先生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她從手皮夾中取出一張卡片給我。她姓方。名叫明靜。她很大方方的。和我談起話來。她是東南體專的學生。是和我同行的徐先生底表親。她說。乘坐電車。宜乎坐到頭等。因為二等車廂中的人太混雜。一個不當心。就要蒙受損失。越是擁擠的時候。越容易出毛病。在人堆中喊。『當心赤老』的人。即是頂不好的。人。他們喊一聲『當心』。也即是試一試人堆中那一個身上有水。我笑起來對這位方小姐說。小姐這些話。真是老於上海了。電車到太平橋。方小姐一聲再會。他就下了電車。另叫人力車朝東去了。電車還沒有到斜橋。二等車廂裏正在那裏鬧的皮夾被竊。我們就在沒有到斜橋那一站下車。摸一摸袋裏的五十個衰頭。差幸安然無恙。然而方小姐的誠懇。格外深深的印到我的腦筋裏呢。

## 二十一·從辣菲花園歸來

從斜橋某律師那裏回來。已遲九點多鐘了。正在休息之間。茶房說樓下有『電話請你』。下樓接着聽筒。知道是八年不曾會面的朋友張大塊拍來的電話。他說。我馬上到春華樓候駕。我們今晚可以嘗一嘗教門館的滋味。我應允了他以後。就準備到春華樓云。到春華樓。張大塊果然在那裏等我了。他在七八年前。潦倒得不堪。於今御的上等西裝。儼然一個大腹賈。他說。近來在靜安寺路辦了一所學校。工部局年貼一千兩。

噉了一頓以後。他便要請我到辣菲花園去看跳舞。到跳舞場門口下車。耳朵裏就裝滿了婉轉動聽的音樂使我感覺着莫名的陶醉。一走進跳舞場。又看見變化無窮的燈光使我忘却人生的苦悶。

張大塊和我揀了兩個位子坐下。叫侍者泡了兩杯加非茶。看了一刻。大塊說一九三四年有種新交際舞。名叫克拉斯舞 (Crush dancing) Crush 譯得中文。就是擁擠雜沓的意義。Crush dancing 譯做擁擠舞或雜沓舞固然可以。但是不如譯——克拉斯舞——的好。大塊又說 Crush dancing 是由交際舞專家 Victor Silvester, Henry Jack 和 Eve Tynegate Smith 探討表演出來的。新年以來海上各舞場風行這種舞。

最後。我說。大塊呀。你說得怎樣。我卻不懂呀。到了十一點模樣。我就先大塊而離開辣菲花園了。

## 二十一·到謙信洋行去

十三日的一大早。就起身盥洗吃早飯了。吃了早飯。到黃浦灘去走一趟。那時候。還沒有到七點鐘。黃浦灘頭的空氣。倒也新鮮得很。黃浦江裏的波浪。煞是好看。到七點半模樣。慢步當車的回。到旅館。

九點鐘敲過。搖了一個電話到謙信洋行去。碰得巧。金買辦剛剛到辦公室。我就雇了一部人力車。到謙信洋行去。

謙信洋行。是德人所開設的。位於江西路的中市。營業甚盛。內分三部。——機器部藥料部雜貨部。我去參觀的目的、僅在於機器部。金買辦是我多年的老友。他是杭州人。他的父親。以研究經史著稱。歷任南方暨南大學的經史教授。與胡撲安那些名流很說得來。他知道我的來意。他就陪我到機器樣子間去參觀。

那個樣子間裏。有好幾位外國女人在那裏辦事。我的英語。荒疏已久了。說起來。覺得很不流利。有一些機器。從來不曾看見過的。從中有一位女辦事員。她卻不惜詳細的指示我并且替我說明用途及其巧妙之處。

德國人的一切物質文明。比較任何的一國都強得多。據學者的探討。它的物質文明純粹的樹其基礎於機器上面的。我們中國。現在還在手工業的時代。尙且鬧着失業的恐慌。難怪失業問題在德國格外來得嚴重呢。

## 二十三·到啓智印刷所去實習

在謙信洋行參觀機器出來。碰見啓智印刷所的跑街張肇桐。我就對他說。我下午到啓智實習九開架。跑回旅館。桌上放有曹志功先生請我吃晚飯的卡片。我又搖了一個電話給曹志功。說晚上六點鐘一定到。

下午一點鐘。搭十七路電車至太平橋下車。到啓智印刷所去。到的時候。經理張藍肖先生恰在那裏等我。這位張先生。從前任過上海救國日報的會計。他任會計的時候。我還在學校裏讀書。救國日報主筆溫晉城張夢九兩先生。與我常常通訊。那時候。我會做點文章。並且做的是長篇論說。溫張二先生很佩服我。那時候藍肖先生也知道我的。自從救國日報停刊。他就專心致意的辦印刷所。他雖然做了經理。有空還在印刷所裏當下手。所以我說來實習實習。他非常的欣慰。

我這一次所要實習的。是研究九開架和有四開平架有什麼不同。在內地修理九開架。有什麼大困難。手工搖動。經濟不經濟。自備動力電力。應該怎樣安置。

覺得一個下午在印刷所裏。向工人討學問。種種的樂趣。比較被朋友拉去看跳舞看電影有意義得多了。



## 二十四·曹志功酒量超羣

在啓智印刷所裏向印刷工人。討了兩三個鐘頭的學問後。我就雇了一部人力車。回到旅館裏來休息。沒有多少時候。曹志功先生又打電話給我了。說客已到齊。請馬上就到罷。

出旅館門口。喊人力車到新閘路徽甯旅滬同鄉會。上樓。吳蒼民吳銘新胡復華汪平波劉谿公張逸哉諸先生。果然都在那裏了。志功先生帶笑說道。「你遲到。應該罰酒六杯」。我這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酒量。六杯酒算不得什麼。一口氣喝完六杯酒。他們好像都有點驚奇了。

志功先生。努力於同鄉會的事務於今十有餘年了。他一天到晚。忙的不得了。他在租界華人納稅委員會裏。有重要的職務。在上海市聯合會裏。也有重要的職務。他還辦社會警報。銷路極暢。辦國貨導報。尤爲社會所信仰。他最近在同鄉會的樓上。組織一個聯誼社。集合許多的喜歡研究戲劇的同志。排夜吹吹打打。唱唱哼哼。在上海票房裏。卻也很有名氣。

這一次宴席上。酒量最大的要算志功自己。其次像逸哉平波等。也都不錯。我自問酒量不差。比起來。真有小巫見大巫的情形了。

## 二十五·霞飛路的俄羅斯餐館

十五日。因為沒有什麼約會。一直睡到十點多鐘。才起身盥洗。盥洗完了。喝了一大杯開水。心裏打算。今天無甚要事。叫茶房買了一份大陸報。隨便翻了一翻。

約莫十一點半鐘光景。從四馬路慢步當車的走到法租界公館馬路。公館馬路近來的市房建築。雖然很考究而整齊。可是隔了三五家。總有一家關門大吉的。聽說都是因為一二八以後。生意一落千丈。開支不去。只好倒閉。上海如此。難怪其他的市鎮格外的不景氣。

從公館馬路一直朝西走。走到八仙橋。復由八仙橋折而向南。到了霞飛路。霞飛路不及公館馬路來得闌忙。但是很威肅而有青島市街的风味。

這時候。肚裏也有一點作餓了。離開沒有多遠的馬浪路口。就有一俄俄羅斯餐館。管他什麼。我雖則不知道說俄國話卻會說一點英國語。進了餐館。打上幾句英國話。餐館裏的女西崽。卻也懂英語。一湯一菜。三塊吐絲。一杯加非。把我吃得十飽。計其價值。不過四只角子。出了餐館。大呼便宜不置。說句不中聽的話。上毒的徽館只要你跑進去。隨便叫個把菜。噉他一兩碗飯。什麼茶咧。什麼小賬咧。一場刮子。那就非溫大拉不可了。在旅行的人看起來。這就叫做不經濟。徽州人向以會做生意著稱。為什麼在這時偏偏不知改良呢。

## 二十六·北四川路上

從俄羅斯餐館吃飽了後。索性一直跑到徐家匯去玩。徐家匯這一個地方。雖則也一樣有煩囂的市街。而教堂的偉大雄壯。令人一見不知怎的要呼一句「阿們」。

在徐家匯足足玩了兩三個鐘頭。回到四馬路已經萬家燈火了。身體上覺得疲倦得很。躺到床上就睡。睡沒有一刻。又有人敲我的房門了。開下門來。方知敲我房門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天在電車上相值的 Miss. 方。和 Miss. 方一起來的。也不是別人就是那天和我去參觀市商會國貨商場的徐先生。

徐先生和 Miss. 方。空邀我到北四川路上的新雅去吃晚飯。辭不獲已。只好驅車跟徐先生和 Miss. 方一同到北四川路上的新雅去。新雅。是一個純粹的廣東館。他的菜蔬。着實不差。尤其叫我永遠不能遺忘的。莫如新雅的碗茶。茶味之醇厚。誠有生以來所未會嘗。

出了新雅。就在北四川路趨馬路。人稱北四川路。是上海的神祕之街。其實。並沒有什麼神祕。不過。馬路上熙來攘往的。大半都是外國化而又很摩登的青年婦女。其次就是擦粉搽得三三分厚的東洋小姐。背上背的東西。卻又不知是什麼東西。好如比是九華山下山募化的和尚。背着一塊繪着阿彌陀佛的木牌一樣。總而言之。除了充滿的洋氣外。並沒有多麼神祕。

## 二十七·到天蟾舞台看戲

十六日的上午。參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發行所。下午。到恆新貿易公司參觀發電機器。入夜。我在三陽樓吃夜飯。正在吃飯的時候。潘大章（他是上海萬國商團中華隊部祕書）恰巧亦到三陽樓來吃餃子。我們倆就併做一張桌上吃。談談近來上海舞台劇的狀況。潘大章喜歡玩票。和馳譽上海梨園界兼辦羅賓漢的朱瘦竹交好。談了一刻。潘主張到天蟾舞台去看戲。我也很贊同。打開上海報紙的舞台廣告版一查。知道壓軸戲，是譚富英和曹毛包的逍遙津。譚富英是譚鑫培的孫子。家學淵源。在今日平劇叢生中。要首屈一指。曹毛包的大面。也是一位後起之秀。這齣戲。一定可觀。於是算清了賬。我與潘大章就一直到天蟾舞台去。

大約十一點模樣。譚曹的逍遙津開始出演了。譚去漢獻帝。那一股子的倒寢氣和受人箝制情形幾令人如同看着真的漢獻帝一般。曹毛包去曹操。那種八面威風以及奸容醜態也覺得叫人如同看着真的曹操一樣。譚曹的藝術。妙到毫巔。

看完以後。我們就在一家天津館裏吃點心。潘大章說。一個人做事。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是好如比。在那裏唱逍遙津。天下有死不完的漢獻帝。就有死不完的曹操。不過回頭一想。與其做曹操毋寧還是做個漢獻帝吧。

## 二十八·海闊天空的吳淞口

十七日的一早。恆新貿易公司的經理就到我這裏來。說。中國製造的引擎。要算蘇農牌最好。中國製造的發電機。不及美國製造的來得可夢。并請我於下午三點鐘。到恆新公司去試驗。恆新公司的經理去後。我正在這裏草擬一星期以內的辦事日程。Miss.方和她的弟方國威。聯袂的來看我。說今天天氣很和暖。邀我到吳淞口去逛一逛。

我就停止我的工作。和他們一起到一家川菜館去吃飯。兩炒一湯三客飯。只花了八角小洋。吃好了飯。到寶山路口去乘淞滬鐵路

的火車。  
約莫半來個鐘頭。火車就到炮台灣了。暴日層飛機大炸彈炸我吳淞一帶的痕跡。至今還依稀的看得出。五年未到吳淞口的我。叫我格外的多所傷感。我們沿着黃浦堤岸。走到燈塔那邊去。那個燈塔。築在距離海邊一里許的海中。我們由海邊走着不知幾千萬塊水門汀堆成的石頭放在海中露出海面尺把的棧道。登上燈塔。朝東望去。天連水。水連天。精神為之一爽。胸襟為之一擴。海浪澎湃作響。有如萬馬奔騰一樣。隔了半小時。我們相率下燈塔。回到棧道的中塗。一個海浪突然的打來。戲得 Miss.方一連叫了幾聲哎喲哎喲。  
等到了太陽將西下。我們才搭了淞滬鐵路

的火車回到上海。雖然吃了不少的西北風。可是又是一度領略海闊天空的滋味了。

## 二十九·在八字橋耽擱了半天

十八日一早起身。就決定要到麥根站西首去參觀振華油漆公司。所有特地知會旅館裏的茶房說。如有人來訪我。說我出去有事了。算不定今天即使要回旅館。也在電燈來火的時候了。喝了一杯牛奶。噉了二塊麵包以後。我就驅車到北站。轉到振華油漆公司去參觀了。

到了振華公司。照例掏出一張名片。交與門房。並道明我的來意。要不了五分鐘。有一位三十來歲姓江的招待員出來引我到裏面去。

江招待員說。敝經理。每天要到十一點半才到公司。現在。我們公司出的油漆。銷路很廣。談了半個鐘頭後。他又導我到各部份去參觀。他一面指導我。他一面問起徽州的油漆業狀況怎麼樣。我卻支支吾吾的。講不來一個精確的統計。

參觀振華公司既能。我索性喊了人力車叫車夫拉到八字橋去。八字橋在從前並沒有什麼出名。只是因爲一二八東洋人打到我們的上海來。我們中國的軍隊。在八字橋和東洋人拚了一個血戰。八字橋。在淞滬血戰裏是一個很有光榮的地方。我在八字橋足足徘徊了半天。使我的心中對於八字橋起上無限的感慨呀。

### 三十·江振華發起黃山居士林

十八日的中午。江振華派人持片來請我吃中飯。我因爲和某書局。接洽某種事項、耽誤了半個鐘頭。累得江振華自己來邀我。到的時候。在衛生部辦事的許士騏也在那裏。談起鄰近的南京。建設得怎麼好。令多年不到南京的我。也想馬上就到南京去逛逛。江振華在席上。說得南洋新加坡如何好。說新加坡的生活程度如何高。說得這個不會出過國門一步的我。又不敢作出國的妄想。江振華。他本是一個商人。在民國十一年間。居然辦起學校來。他雖是一個外行。他卻會奔波。會結識二等大亨。到現在。全學校的學生。有四五百人之多了。上海辦學校。只要有三百名以上的學生。斷斷乎不會虧本的。因爲上海除了一些官立學校外。大半都是營生意經做的。

江振華最近看見徽杭路已通車。開闢黃山。大家唱得震天價響。他還在黃山造個居士林。可謂別開生面。據他說。人心不古。宜勸大家習佛。黃山造個居士林。不無可以幫助着挽救人心。他並且請黃寶虹葉譽虎一班名士。做贊成人。他這般熱心。煞是可敬。我只希望他切實的幹。不要有所爲而爲。那是做事的出發點。不可模糊的呢。

### 卅一·到自來火街當心拉夫

上海法租界的自來火街。真正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在晚上十二點鐘以前。打那裏經過還不打緊。存十二點鐘以後。你如果不懂門檻你就有被拉的危險。拉你去當兵嗎。不是的。拉你去充苦力嗎。也不是的。那些執掌拉夫職司的。並不是軍官。亦不是警察。而是穿得紅紅綠綠胭脂花粉搽得客客氣氣在電燈之下看見像煞美人兒的野鷄。她和你有親嗎。無親。她和你有故嗎。無故。她和你無親無故。她要和你表示親熱。天下有這樣的便宜事。你貪不貪呢。然而。她和你表示親熱。她是要你的大拉。

十九日之晚。因事打自來火街經過。我沒有被拉。因為我懂得門檻。可是經過的時候。看見這樣的一幕把戲。

有一個男人。穿着很清爽的衣服。從西新橋折到自來火街。許多的野鷄。眼睛直射着那男人。好像那個男人。週身都鑲的袁世凱一樣。有一個又肥又胖約莫十四五歲的小野鷄。撲向前去。拉着那個男人拚死命的不肯放。旁邊許多野鷄。一齊趕上去。她們趕上去。好如比是給那個小野鷄的援助。那小野鷄。得了生力軍。格外放出力量。把那個男人抓住不放。居然把那個男人。抬空起來。一窩蜂似的。將那個男人擁到弄堂裏去。欲知後事如何。待看下回分解吧。



## 卅二·這就是門檻

那個男人。被那一羣野鷄擁到弄堂裏去。我索性到弄堂口。去觀看一個仔細。那個男人。被那羣野鷄擁到門。那個男人。硬不肯走進去。她們就用扛的方法。把他扛進去。過了一會。那羣野鷄又將那個男人推了出來。在那個男人推了出來的時候。就有一只野鷄手裏拿着一張白紙。另一只野鷄劃洋火。在大門邊上。把紙燒去。口裏支里古魯。不知講點什麼東西。後來問了一個朋友。纔知道野鷄拉了夫。拉到家裏。摸一摸那個夫有沒有油水。如果沒有油水。她們就得做着這番手續。不做就覺得是倒靈的。

閑話少說罷。姑言門檻罷。你要打那裏經過。并且避免她們來拉你。你有一好法子。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煩。就是你打那裏經過。要當心有沒有普通的女人在那裏走過。如果有的。你就跟着她的後面走。或者靠她的左邊或右邊走。那麼。什麼樣的野鷄。都不敢來拉你。都不敢來牢騷。你儘可平安安的。在那裏走過。這是一個頂好的法子。也是一個頂好的門檻呢。

### 世三·蘇州河的早晨

十九日的晚上。把頂要緊的幾件事都趕完了。并且。在十二點鐘以前。就睡覺了。二十日。大約六點鐘的時候就起身了。照例洗臉喝一杯牛奶。獨自一個人打四馬路轉灣。到河南路。經過南京路。路上只有電車在那裏往來行駛着。鬧得人要命的汽車。在這時卻看不見她的蹤影。雖然一路之上。也還有一些人力車在兜生意。可是大半是沒有福氣睡晏朝的一輩子照顧他。高聳雲霄的店家。都沒有開門。那時候。空氣異樣的來得新鮮。我身上穿着夾袍子。並不覺得有寒意。

趟到天后宮橋的南首。就看見船隻密如櫛比的蘇州河了。蘇州河。沒有什麼稀奇。潮水來的時候。稍爲有點波浪。否則。只有中間丈把來寬的航路。兩邊的小舟。簡直是停在爛污泥的中間。不過。在每天的一大早。站立在天后宮橋上。朝西望去。叫你很有趣。什麼趣呢。就是在那垃圾橋的下首。有整千整萬担的青菜蘿蔔。從那些船隻上。扛到岸上去。上海的消耗（單就青菜蘿蔔說）若是全年統計起來。其數字之大。真要叫人嚇一大跳呢。難得只有燕窩魚翅。吃的人還不算多。如果青菜蘿蔔像燕翅一般的昂貴。那還了得吧。

卅四·再不輸錢沒有天理

二十日上午。到環龍路中華職業教育社去。適潘仰堯先生因事外出。沒有接談什麼。不過就社中的辦事人。稍爲詢問該社最近的狀況罷了。打環龍路回到旅館。已經十二點多鐘了。肚裏有點餓了。就到杏花樓隔壁的民樂園去喫點東西。走上二樓。恰巧續溪的汪柏齡先生在那裏喫。這任汪先生。硬要拉我入座。這頓中飯。我又揩油了。

喫了中飯回到旅館。茶房報告我說。方纔徽甯同鄉會有電話來。有一位張逸哉先生請你喫晚餐。我立刻按了一個電話給張先生。果然有這一回事。在電燈來火的時候。驅車赴約。到則屯溪公安局錢分局長等也在那裏。喫後大家談作竹林之戲。我居末莊。三把抓我再三辭不獲已。只好來了一隻北風。北風暗槓。上首三家起。就有三隻北風。手裏有的。七八九索。摸了一張五筒。把六萬一丟。爲之大驚。六萬有的。七八九索。摸了一張五筒。把六萬一丟。不過那時把六索和七索放在一起。當做和五八索。沒有打慣牌的。我第四個圈。對家抓了一張七萬。和七萬。而和四索也。不知道和第五圈。對家抓了一張七萬。和七萬。嵌洞。人家和了。自己才知道是和四七索。大呼晦氣不止。此。於是乎。他們都取笑我。並且說道。你恐怕是忘其所爲。所以吧。

### 卅五·參觀上海商報館

上海商報。係廿一年雙十節創刊的。和徽州日報。有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雅誼。并且交換到現在。感情上也很好。上海商報。係市商會王曉籟和王延松等主辦的。她在上海的商界中。很有信譽。所以有人說。她是上海商界的喉舌。她的館址。在英租界廈門路。印刷託由惟一印刷所代辦。所以開支沒有申新時各報那樣浩大。惟一應該報的需求。置備大英架。一副七八成新的全張架子。有意出讓。我去參觀上海商報館。就順便去看看那部全張架子。結果。把那部架子買定。當場拆下裝箱。

在王延松的兄弟口中。打聽上海商報的情形。並承他領導我參觀編輯部。據他說。該報編輯部的人手。只有四五人。他又說。人手並不在乎多。貴在個個能辦事。個個能辦事。個個能服責任。一個當兩個用。一個人做兩個人事。這樣。纔是經濟。纔是合理化的真諦。辦報是一種不易的事。並不是胡鬧者所克負荷。他說的話。確實不錯。我去參觀的時候。是二十一日的下午三點鐘。所以和該報主編。沒有晤面。

### 卅六。到崑山去

連日來。把在上海應辦的事。大致的都辦完畢了。所以在二十三日。的早上。就摒擋一切搭火車到崑山去。雖在上海廂混十來年的我。崑山却沒有到過。車到崑山站。下車。喊着人力車。到城裏找着一家旅館憩下。

一向仰慕崑山的風景。所以吃了一點點心就慢步當車的去游覽崑山。登崑山之巔。洋澄湖太湖俱在目中。波濤澎湃。煞是可觀。尤其是田畝一望無際。足證崑山為產米之區。溪流交錯。竊同密網。水利的概況。可不想而知了。

據同鄉徐君談。徽州人在崑山。在從前很有一部份勢力。近十年來。好像不如從前了。同鄉在衣莊醬園兩貨三業的。居其多數。同鄉團體。尙很堅固。又說。在崑山的同鄉。對於徽州日報的感。情及印像均極佳。再能設一批銷處。格外好。

入夜我因友人的介紹。與一位也是辦理新聞事業的朱君在旅館裏談談崑山新聞事業的情形。朱君說。有崑山民報新崑日報壬申旬刊崑報。各報的情形。得列表如下。

名	稱	刊	期	創刊年月	主持人姓名	每期發行數
崑山民報	日	刊	二	一	張鑑	三五〇〇
新崑日報	日	刊	二	二	王午青	五〇〇〇
壬申旬刊	旬	刊	二	一	李自強	二〇〇〇
崑南報	半月刊	刊	二	〇	九蔡吾裁	五〇〇〇

## 卅七·到蘇州

廿四日上午。在一家小館店裏吃了點心。昨晚朱先生要替我介紹和新隄日報主幹張鑑千會一會面。怎奈計算我的旅行日程。一日短促一日了。所以。我吃了點心以後我就到車站上來搭火車往蘇州了。

在下午一點三十五分。到了蘇州。蘇州車站。有一點。就是八客來往南北月台。無庸渡天橋也無容跨越鐵路。因為有條打地下來的甬道。出站。人力車也很多。車夫拉客的手段。和上海野鷄拉客差不多。不過。包你不會上當。你只要到車站外面的一張車資牌告仔細一看。到那裏到那裏有一個標準的車資告訴你。你依着那標準付他。他。定不致和你爭論。不像上海人力車夫那樣的敲竹槓。也不像杭州人力車夫那樣的創黃瓜兒。

蘇州。好一個山清水秀的蘇州。金閶門外的繁華。自古就很有名。所以。我下了火車就喊人力車。拉到閶門去。在東吳旅館。開着一個房間。搖了一個電話給在申報主編教育消息的崇淦的兄弟馬崇惠大律師。恰巧這一次。他卻到上海去了。到晚上。有許多同鄉都來訪我。因為我。在上海時就先寫信通知他們了。他們對於徽州日報的印象甚佳。并不像某某先生故意的在那裏說徽州日報的閒話呢。

### 卅八·紫硬寨扛死仗的吳縣日報

二十四日的晚上。承友人蔣君到邀吳縣日報去參觀。該報在蘇州的報帳中、佔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館址在東中市。雖不很壯麗卻很寬敞。主幹胡覺民君。辦事很有精神。每日出對開一張半。銷數約在七千左右。據胡君說。吳縣日報就是富年的『吳語』。後來改爲吳縣日報。但吃不少的艱難困苦。在現在。廣告方面的收入。已近千元。和蘇州明報。無分伯仲。

有一位新聞界的朋友說。該報的規模。都很好。有一最好之點。即是實事求是。因爲蘇州大小報館。有十四家之多。他只向其可能的範圍內。求其營業的發展。不講別報的壞處。別報的短處。別報說他什麼。他很寬胸大量的不回手。深悉同業的抨擊。係新聞界不幸的事情。有一些報紙。喜歡暗暗地在文章上講別一報紙的不是。其實。他已惹失了資格。不值一文錢了。這種毛病之所以發生。都是由於胸太窄量太小的緣故。這種人。就不配辦新聞事業。這叫做自己跑不動。又要姑忌別人在他的前面走。這種人。的是聞新界的誣賊。新聞界的敗類。充類至盡而言一句。他簡直是丟了新聞事業的責任。在那裏兒戲。

須知爲新聞事業者。以公是公非。貢諸於世。獎美和糾正。皆有一定的範圍的呢。

### 卅九·蘇州小妹妹

參觀吳縣日報歸到東吳。已經十一點鐘了。精神上。已經很疲乏了。正想關門睡覺。又有好幾位同鄉跑來看我。談談徽州人在蘇州的概況，倒也很有趣。蘇州地方。會幾度的禁娼。然而禁之越嚴。娼越多。本來能禁而不替她設法或者消弭娼的來源。是沒有多大的功效的。所以官廳裏呼禁娼呼得震天價響。而旅館裏照來攘往的。觸目都是賣笑的小妹妹。房門不上門。她們便老實的不客氣的進來拜訪你。你扳起面孔。她們却一點不怕。不但怕。還當得你是愛她。我在和三五個同鄉在那裏談談天。冷不防的有一大陣的賣笑者直撲而入。如果你不懂。你或者還當得得罪了什麼。帶領一班娘子軍來詰問你似的。你呢。儘可不必大驚小怪。可是你不能和她們搭訕頭。如果瞎七瞎八的搭一點訕頭。那麼。她們就不更客氣的說你是歡迎她們的了。你要請她們出去。你至少要說一番好話了。我呢。蘇州白也會搭幾句。好容易的把她們請出去。她們出去了。又如法泡製的撲到隔壁房間去。她們並不憚煩。這裏不成就那裏。東邊不合就西邊。穿來穿去。好如比織布機上的梭子一樣。唉。她們也是爲生活。她們也是爲生活呀。



## 四十·蘇州早晨的點心店

二十六日的早上，有一位同鄉來到東吳旅館邀我去白相虎邱。我一算，在蘇州就擱了好幾天。雖然山明水秀，大有流連忘返的情況，但是和存常州無錫的朋友的約期，都已經到了。虎邱之游，終於被守信的觀念戰敗了。那位同鄉，知道我實在再沒有工夫去白相虎邱。他就轉變了一個觀念請我去喫點心。

我固辭不獲。我就提出一個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要找一家價廉物美的小館子。一場六二五的花費不出乎溫大拉。他應允了我。我們就離開東吳朝觀前街出發了。

慢步當車的一刻鐘以後，到了觀前。彎了好幾條弄堂。尋得一家點心店。一走到點心店裏。只見滿座的都是吃點心的人。連桌角上。都坐有在那裏等候着點心送上桌的佳賓。我們是後至之人。當然幹不着我們。圍住那幾張桌子的。有活潑天真的小孩子。有摩登出色的女子。也有龍鍾白髮的老頭兒。更有鷄皮鶴骨的老太婆。我們搖了一搖頭。堂倌們生怕我們要反轉屁股就走。連忙幾句先生等等先生等等。我們就在店堂中站了一刻。好容易候着一個空。我們坐了下來。吃了一籠燒賣。兩碗瓢兒湯。連手巾小賬。一共七角八分。便宜極了。我們雖然吃好了。但是還沒有立起。堂倌們又暗示我們以前客讓後客罷。我們只好就走了。

四十一．在無錫旅館裏的一夜

二十六日下午。把在蘇州靈敏的事統統辦好。就於下午五句半鐘搭滬錫區間車到無錫去。到無錫的時候。已經八點四十五分了。旅館裏茶房。都帶着。『耐宜耐宜』的語尾。無錫的方言。和蘇州就大不相同了。我在我上海的時候。就託了一位老新聞記者替我介紹吳觀蠡先生。我到無錫的目的。即是考察無錫的新聞事業。一團高興。叫新旅館的茶房。喊着一部人力車。到書院弄的錫報館去看吳觀蠡。誰知到錫報館去。吳觀蠡恰恰到南京去了。我在我上海的時候。承 Miss 方告訴我。無錫是一個工廠林立的碼頭。你倘若住在旅館裏。你在深夜四五點鐘的時候。如果你醒回頭。你倘若住在旅館裏。你在深夜四五點鐘的時候。如果你醒到錫報館去。沒有看見吳觀蠡。只好滾車回薄。回薄到旅館裏來。在那個時候。寒氣實在厲害。沒有法兒。只得坐在被窩裏看書。不知不覺的。把一本吳門百譜圖看得一字不遺。突然的回想着很有趣的旁小姐。在上海告訴我一番話。倒不如再找一本書來看。看到四五點鐘的時候。好聽聽工廠放汽笛的聲。不是陸績不看的。打開旅館的鐘已響鐘敲四下了。正想睡下去。而震耳欲聾的光景。旅館的鐘已響鐘敲四下了。正想睡下去。而震耳欲聾的汽笛聲已開始向我的耳朵裏進攻了。須臾。牠也不鳴了。我也就神疲眼合了。北也嗚嗚。嗚嗚嗚到大天光。牠也不鳴了。我也就

## 四十二·踏破鐵鞋無覓處

二十七日上午。打算離開無錫往常州。無意中。在旅館門口。碰見無錫民報館的楊重遠先生。談起無錫的新聞專業狀況。足足談了一個多鐘頭。楊先生去後。我獨自一個子。趨路趨過土運橋。遠遠的瞧見一部黃包車上坐的一個女子。好像是Miss方。畢竟Miss方的眼力比較我好。她在黃包車上連忙的招手。表示她確確實實的瞧見了我，叫我要站住等一等她。

我站住了。黃包車也算拉得快。在我立定一眼瞧得清清楚楚是Miss方。黃包車已在我的面前拍拉答的一聲放下了。

冷不防的給Miss方問我。你到無錫來。爲什麼不通知我。你到得無錫來。看見什麼朋友沒有。在那個時候。我只得同她說。因爲沒有什麼熟人。所以在無錫沒有什麼味道。Miss方接着說道。無錫的錫山。你去逛過沒有。無錫的船菜。你嘗過沒有。我是無錫人。當然可以做着一隻識途的老馬。我更可以做個東道主。請請你哩。我們一面講話。一面走。不知不覺的。走到新新旅館。她硬叫我不住旅館。住到她的母舅家去。我再三的不肯。她休息了一會。她就到她的母舅家去了。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明早來陪你逛錫山罷。我說好。她就叫着人力車走了。

### 四十三·品茗惠泉山

正在好睡。大約還是在早上六點半鐘的光景。卻好像有人敲房門。狂喊我的名字。我心裏打算。十有九分是方小姐。我把頭伸出被頭外。故意的帶着詈罵的口氣叫道。丕。是啥格貨色吵死呢。這句帶着詈罵的口氣的話說出來。我也知道這也未免太欺侮方小姐了。連忙起身。拔去門門。方小姐走了進來。

果然。方小姐怪我了。說我不應該叫什麼貨色不貨色。免不了掉轉口氣。橫一個抱歉直一個抱歉。方小姐等我盥洗完畢。喝了二杯開水。她請我去逛惠泉山。我不便辜負她的好意。只得答允她馬上就去吧。

爾番黃包車。車夫拉得怪快。拉到惠泉山麓。下車了。方小姐說。惠泉著名天下。清潔可飲。遊山的人。到此少不了要品茶。在一個茶攤上。泡了兩杯雨前。方小姐在她的袋袋中。掏出一包留蘭口香糖。一面喝茶。一面談談今後女子們的趨勢。喝了茶。我們倆一鼓作氣的登惠泉山。無錫全市盡在目中。太湖的波濤洶湧。格外令人爲之神移。方小姐說。我們倆明天僱扁舟。去游一游太湖好嗎。我說。好是好。可惜我不是范大夫。雖然西施再生。我那有那般福分。方小姐聽了我的話。低首無言。

#### 四十四·到常州去

二十八日遊惠泉山回到旅館。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Miss.方還要請我去吃夜飯。我實在精神不支只得辭絕她了。Miss.方臨去的時候說。那麼。明天早上。我再來吧。無錫地方。蠻好。白相的。有許多好白相的所在。再白相個帶致罷。那時候。我連話都不肯講了。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回她好好。

二十九日早上起身。已經八點多鐘了。料理料理行裝。並將昨晚明報裏的三位朋友託帶到常州的東西。統統裝在一起。正要離開新新上火車站。Miss.方又突然的來臨了。她瞧見我。是將要他往的情形。她便詰問我。爲啥不多白相一二天。我說。我是立刻的要到常州去。等第二次再白相了吧。

Miss.方雖然強留。可是終於喊着黃包車而坐上車了。Miss.方說。我送你上火車罷。她也僱着一部黃包車跟我到車站了。到車站。張張皇皇的購了車票。就到月台上去候車。誰知Miss.方却也買了月台票到月台上來送我。在那時。我心裏真是怎樣的不安。她與我。純粹的友誼關係。她那樣的誠摯。真有點叫我無從感激她起。我想一想。再想一想。在沒有話說之中。尋出幾句話和她說。你在無錫還要住幾天。你的功課豈不荒廢了嗎。請你以待朋友的誠摯。分一半去研究學問吧。我假如打南通回到上海的時候。我再來看你罷。話猶未完。車已到了。匆匆登車。就和她告別了。

## 四十五·武進新聞事業的一瞥

二十九日下午一時許。到了常州。出常州站。喊着一幫人力車。拉到常州新旅社下來。少息以俟。又驅車到西門外去訪錢運青先生。在錢先生家裏。喝了幾杯蘭陵酒。復承錢先生陪我往第一公園參觀武進商報。該報的主幹。即是郭厲先生。現在日出對開兩張。日銷二千份。在常州的許多報館中。要算是比較有組織有規模的。

以錢先生之介紹。得與郭先生談了一小時。郭稱。常州報館在量的方面。比較蘇州無錫強得多。可是質的方面。卻很不如蘇錫了。從量的方面看。常州有報紙二十一種之多。屬於日刊的。計有武進中山日報武進晨報常州晚報武進夜報武進午報常州報武進時報本報（指武進商報）。屬於三日刊的。有十一種。其餘數種。則屬於週刊。除了武進商報日銷二千份外。只有中山日報。大約日銷一千份。其餘各報。大部日銷不滿一千份。武進晨報的屠紹先。常州晚報的張煥文。現在都在那裏。奮力改進。總之。滬常相距。只有半天火車路程。常州報紙。受上海報紙的影響。無論如何。是難有生色的。不過。辦地方報。只要處處保持地方報的精神。儘量容納地方範圍以內的資料。多少該有一點收穫呢。旋以電炬已亮。我和錢先生遂與辭郭先生而出商報館了。

## 四十六·萬全樓上眺金山

二十九日之夜。在旅舍中寫信。忽然有人敲門。開下門來。知道是幾位同鄉來訪我。談談徽州日報在常州的銷路。並且談到徽州日報今後應該努力的幾點。他們去後。我就睡覺了。三十日上午十時。搭京滬火車往鎮江。車到鎮江南門站的時候。車上侍者狂呼『客人當心東西呀。快要進山洞了。』大約要不了五分鐘光景。突然的烏烏黑黑。耳朵裏只聽見轟隆轟隆的響聲。經過一分多鐘。火車出洞於是又大見光明了。

火車出洞。就是鎮江車站。我在鎮江車站下車。就喊了一部人力車。拉到萬全樓。沿途望見長江如帶。波濤澎湃。路是依山修築。別饒佳趣。鎮江在從前。很鬧熱的。加之省府所在。格外覺得鬧熱了。不過。這個地方。實在太壞。你若有一些行李。只要脚夫或碼頭夫替你搬動一下。那怕只有幾步路。不說一里二里了。起碼每件小洋二角。一個脚夫或一個碼頭夫搬之而有餘。他們却要分做幾個人至少二個人。替你搬運。尤其是你上輪船的時候。你果帶了一只籐籃一只皮包。必定有兩個專門替客送上輪船的人。討你的好。一個拿籐籃。一個拿皮包。其實這兩件小東西。何必要兩個人呢。

我到鎮江萬全樓後。可惱的毛毛雨下個不休。馬路上。又骯髒。只得在萬全樓上。憑欄遠眺金山寺。金山位於長江中好似欽南拓林的小南海一樣。不過金山的風景。卻非小南海可以企及的呢。

## 四十七·鎮江新聞事業檢閱

據鎮江蘇報的負責人稱。現在日出對開兩張。日銷三千五百餘分。第一把交椅。就算是新江蘇報。主幹的人。即是包明叔。逐日出對開兩張。日銷亦在三十份以上。江蘇省報。雖日出對開兩張。可是每日的銷數。只有兩千份左右。其次就是鎮江市報。日銷兩千份。他若自強報。三山日報。新省報。鎮江晨報。揚子江報。商報。江蘇晚報。華報。光報。每日銷數。均不超過千份。

鎮江新聞事業。所以比較蘇州無錫常州來得有生色此。究其原因。可以分做二點來說。蘇州無錫常州。距離上海比較的近些。當天的上午。可以看見上海的各大報。鎮江距離上海較遠。至早要在下午才能看見上海的各大報。所以蘇州無錫常州的報紙。不容易生色。報紙這樣東西。跟銷路分高下的。銷路越好。報紙的廣告越好。廣告一好。經濟上就比較的有來源並且充裕些。否則就不容易討好。鎮江每日看見上海報紙。須在當日的午後。那麼鎮江的報紙。在鎮江就覺得有捷足先登之快感了。這是第一個原因。鎮江據長江運河之交。為金陵的鎖鑰。從前的人說。建康之有京口。猶之乎洛陽有孟津。所以這個地方。確係江蘇南北的關鍵。比較蘇州無錫常州起來。當然熱鬧得多。所以這個地方的新聞事業。也比較蘇州要發達些。這是第二個原因。



## 四十八·好一盆豆腐干絲

今天是十二月一號了。我打算要離開鎮江到首都去。不料在江蘇省政府的左近一條弄堂裏。邂逅着一位十年沒有會面的朋友。他姓高。名根生。他原籍丹陽。他因為職務的關係住到鎮江來了。不消說。十年不見的朋友。在無意之中。偶然碰頭。其中心的愉快。可想而知。那個時候。差不多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他說道。好好。我們找一個地方去談談吧。

約莫距省政府十幾家門面的地方。有一片小館子。烟來茶來。倒也還舒適。烟茶來了以後。他就請我點菜吃午飯。我卻客氣十二万分。不肯點。結果。我那位朋友就說。我不難你了。鎮江你不常到。你或者不知道什麼好吃。更不知道鎮江的小館子有什麼出色的菜蔬。我說。這才對。這才是知己。我那位朋友。就叫堂倌先弄一個干絲來。我心裏想。干絲有什麼味道。誰知一噉之後。味道實在不差。又香又脆。比較吃魚吃肉。好得多多。於此可見好吃的東西。不必一定要怎麼的珍貴。海參魚翅。那怕怎麼珍貴。弄得不好。也是不好吃的。馬二將軍噉油炸條大餅。噉得怪有味道。於此尤其可見吃的東西。只要可以吃的都有味道的呢。

#### 四十九·深夜過龍潭

我原定一日的上午。就離開鎮江到南京去。誰知被十年不會面的朋友高根生留住。一直挨到下午三點多鐘。才回萬全樓。那時候。京鎮的區間車已開走了。等到下午七點多鐘。才搭着京滬杭的聯運特別快車到南京去。

這一班車、到龍潭並不停的。車過下蜀的時候。就有人說再過去就是龍潭了。地濱長江。居京口金陵的中間。傳謂諸葛亮弔周瑜的喪於柴桑口。便是現在的龍潭。其實。諸葛孔明弔周公瑾於柴桑口的柴桑、是在江西省九江縣的西南角。明朝朱洪武時候的勇將徐達、擒住張士誠。據說。就是在龍潭擒住他的。龍潭這個地方。實在是重要。民國十七年時。敗北的孫傳芳挾其殘衆。打划子口偷渡到龍潭來。嘖嘖乎有直撲南京城的模樣。現在長北平軍事分會的可敬之。在數十小時以內。把他打得一個落花流水。屍積如山。孫傳芳自己幸虧沒有過江來。不然。老早送掉一條命了。在民國十年的時候。我因事到南京。經過龍潭。也在深夜裏。龍潭的面目。這一次又沒有看個清楚。天下事未可強求。這裏就是一個證明。

## 五十·好如比一天一地

十點鐘模樣。車兒到南京了。還沒有到南京而將到南京的時候。大家忙個不了。忙着檢點行李。我橫豎只帶了一個皮包。卻也不必驚慌了，南京站。卽是下關站。站屋比較一二八以前的上海北站。固然有霄壤之別。就是比較現在的上海北站。也覺得遜色得多了。所以每一次火車到達南京的時候。站在站的大門口看去。人頭攢動。好如比螞蟻一般。可見南京自國民政府奠爲首都後。畢竟不是以前的南京所同日語了。

當我走出站的時節。突然的想起了一回事，就是民國十六年的二月下旬。那時候。困獸猶鬥的張宗昌。一溜煙的衝到南京對江的浦口。把國民革命軍才告克復的南京城底秩序。鬧得一個不安。我那一次到下關。電炬一支也不亮。耳朵裏。裝滿着劈拍轟隆的槍砲聲。路上的行人。數得清。雖然胆大。也不寒而慄了。好容易。尋着一所破舊的旅館住下。等不到天光。急急的跑到下關站登上火車回上海了。關於這一回的詳情。見民國十六年三月三日的時事新報在下做的金陵雜記中。

這一回。到下關。人山人海。雖然是在夜間。這一次比較那一次。一愉快。一恐懼好如比天上下了。

## 五十一·南京板鴨

今天十二月二日一起來。已經八點多了。汪庸西不知在誰那裏。打聽着我到南京的消息。又不知他怎樣。知道我住在白下路的交通旅館。他足登刷亮漆黑的皮鞋。腿上還裹住一副皮綁腿。身穿一套簇新的軍裝。還掛着一副武裝帶。神氣十足。和十年前一比。這句話就不大好說了。

他來到交通旅館。坐了一刻。他就要請我下館子。嘗一嘗南京板鴨的風味。他的來意很是誠懇。我也就料理着一下跟他就走。

走到一家館子。據說那家館子的板鴨。比什麼人家都好。堂倌客氣得非凡。和天津保定的館子的堂倌無分伯仲。南京人說話怪好聽。又怪伶俐。叫人窩心。叫人喜歡。

汪庸西和我一連噉了兩盤板鴨。問我味道好不好。我說。到南京來吃板鴨。就是不好也覺得是好的。這種心理作用。卻是很奇異的。若說南京的板鴨不及別處的。那個人的神經多少總得有點失其常態了。

南京板鴨之出名。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了。製造板鴨的工夫。比什麼地方都來得特別些。有京人這種久而不衰的精神。真叫人欽佩無已。汪說。那麼。如果有人硬要說不好。就不見得有絲毫損失於南京板鴨的呢。

## 五十二·首都的新聞記者

二日下午。驅車往訪中央日報三民導報的記者。他們那種和藹可親的態度。真正叫人佩服得不得了。他們說。做新聞記者的。要眼到口到手到脚到。還要心到。有一樣不到。都訪不着新聞。即使訪得着。也是不能夠詳盡的。尤其是在首都。冠蓋往來如雲。耳朵裏聽見一點風。就要拔起腳來跑。跑到那個地方。就要運用你的眼力。看看這倒被訪的對象是怎麼樣的。你運用你的眼力以後。就下下用得着你的口和你的手。同時。也須運用你的心。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脚到。無所不到。訪要人的新聞。要在大家不注意的地方或事項上去注意。跟着要跑。和要人談話。甚至巴結他。拍馬屁。這些這些。都是做新聞記者的應有的手段和方法。倘不如此。那麼。不僅擦不着消息。也不夠資格做新聞記者。誠然。首都的新聞記者。——上海漢口天津以及其他地方何嘗是例外——時時在『好似拍馬屁』中討生活。這是因爲幹了這個差使。就不容你坐在家裏抽大煙或者閉門造車。再說得重一些。不配你做新聞記者。你只該去替鄉下人打官司罷了。不然。你只得和下賤的淫婦糾纏糾纏。騙她幾個錢。再不然。不問是你的恩師義父。告他一狀。做着一個忘恩負義的禽獸。世界上也不見得不容你活着的呢。

### 五十三·孫中山先生沒有死

看官們。我說孫中山先生沒有死。那不是笑話嗎。看官們。至少也得說我是在這裏說夢話罷。哼哼。我清楚得很。神經一點都不麻木。看官們。莫慌。我在下面。自有交代。三日的中午。太陽晒到人的頂上晒得怪可愛。我在夫子廟開筵會。·湏得怪有趣。突然背後有個人拍我一怕。回過頭來一望。原來是我的老同事姓胡名叫祿新的。他在軍事參議院做事。他在兩年以前也還是一位靠賣文爲活的窮措大。我們在那明孝陵裏。喝了一些茶。我們就喊了車子。坐到明孝陵去。在那明孝陵的東面。就是中山墓。地勢雄偉。建築宏麗。沒有走到中山墓的前面。不由你就要肅然起敬了。

我們試想他在最初從事革命的時代。清廷恨不得置他於死地。中山先生。不辭奔波。鼓吹革命。把一個清廷就推翻了。到了民國。那一個軍閥和他反對。但是他只管他革命。他在民國十三年逝世。而在三年後的北伐居然也就完成了。這雖然是中山先生信徒們的努力。未嘗不是中山先生的在天之靈有以致之呢。

在革命軍沒有打倒軍閥以前。誰都在那裏詛咒着中山先生。現在呢。那些詛咒中山先生的。都一個個的死得無蹤無影了。中山先生的遺骸。永永的放在那鐘山之陽叫大家憑吊着。尤其是中山先生的精神。永永的示着大家以前進之路。我說中山先生沒有死。看官們。你們覺得對不對呢。

## 五十四·都門候差者的生活

有人說。在前清的時候。一般讀書份子。獲得功名以後。往往不遠千里或數千里的到北京去候差。運氣好的。三五個月。就能夠得了一官半職。要是運氣不好。甚至於等在那裏兩三年五六年年都。這種人。起初帶些川資還不打緊。日子一多了。川資用罄。只得東處借西處移。越到後來。越不好支持。甚而至於做拆字先生。更有甚而至於流落抑鬱以終。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把一個荒涼的南京變成一個和巴黎倫敦相髣髴的國都。在民十六以前。全城人口。不過兩十萬。民十七年。繳增到五十萬。現在全首都的人口。差不多上七十萬了。據胡滌新說。南京大小旅館裏的旅客。有十分之四是在京候差或者託人謀事的。還有攜家帶眷的來到這裏。眼巴巴的想找一個缺。比較好一點的。吃包飯。可是有許多連包飯都吃不起的。只得自己用着一副洋油火爐自己燒飯吃。再等而下之的。連鋪蓋衣裳。都當得一個精光。找不着一點事做。末了只得自殺。

## 五十五·要錢不要頭的訟師

三日的晚間。何子貞到交通旅館裏來。談談南京的狀況後。忽然談到一件故事。他談的那件故事。是這麼樣的。在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幫人打官司吃飯的人。有一次。他替一個賣淫婦打官司。因為那個賣淫婦。自身不知下賤到極點。還要靠着一些淫棍的漿糊糊的勢力、無中生有。造出一些話來害人。那個被言的人。當然根據法律來制裁她。她知犯法了。正圖悔過。卻被那個打官司吃飯的人擋住了。他說。我包你打得贏。不過。要手續料五百元。賣淫婦問他說。打不贏。怎麼樣。他說。打不贏。我的頭可以斬下來。可憐她。東處借西處移。沒有法兒。再向一班淫棍的頭上去設法。第一次。付給手續料還不到一百元。其餘的。陸續繳解。誰知鉄鍊鉄鎖。冷不防的要加到那賣淫者的頭頸上了。賣淫婦驕得面無人色。找到那個包贏的訟師。訟師無言可對。只得一溜烟的避不見面了。有惡作劇者。後來詰問那訟師說。你的頭。何時可斬。那訟師好在抽了幾十年大烟的老槍。一點兒不覺得難以爲情。謊者。終於給他起了一個渾號——要錢不要頭的訟師。但是還有客氣的人像這樣說。頭裏外不會斬的。只要麥克麥克的就夠了。管他媽的比。像這樣不妨幹他幾百次。頭還在我的頭上。何子貞說到這裏。我問他有沒有了。他說。就這麼完了吧。



## 五十六·仙都樂土話秦淮

三日晚間。何子貞到交通旅館來說話。說得許許多多。說到兩點多鐘才去。臨去的時候。說道。明天上午再來約你到秦淮河一帶去耍子罷。

四日。我起身很早。照例盥洗後。喝了一杯牛奶。噉了幾塊麵包。正在思索間。何子貞來了。子貞說。我們走罷。我們沿着交通路一直朝西走。走到漢西門。只見那秦淮河。並沒有什麼稀罕。從前的文人雅士。給它起了兩個別名。——仙都和樂土。其實。自從國民政府奠都以來。禁娼禁得很厲害。把一個燈火游船。簫管凌雲的秦淮河。變成一條平平常常的大水溝了。

夷考秦淮源出溧水縣的東北。向西南流。折而向西北流。會合各水。流到南京城的東南面。進通濟水門。橫貫城內。西出三山水門。再又沿城向西北流入長江。因為是秦時開鑿的。所以叫做秦淮河。記得民國十二年的時候。我到秦淮河。那時候的秦淮河。真是燈火游船簫管凌雲。現在呢。冷落得多了。可是秦淮河畔的清唱館。不計其數。歌女一個個的。打扮得和妓娼一樣。分不出什麼兩樣。所以有人說。南京的禁娼。並沒有怎樣的澈底。不過從水裏移到岸上。從船裏移到屋裏罷了。

## 五十七·莫愁湖上（二）

我們在漢西門外一帶逛逛。後來逛到水西門外的莫愁湖去。那莫愁湖的正對面，就是清涼山。湖裏的水，清澈得同玻璃鏡子一般模樣。清涼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

子貞對我說。你到莫愁湖上來作什麼感想呢。我說。感想正多着呢。子貞說。你一道來吧。我就這麼樣的說了一套，可不知道中聽不中聽。你抽大烟。到了沒得抽時。你莫愁。你只要站在土娼背後。指使土娼怎麼幹。（橫豎犯法是土娼犯。輪不到你的頭上來。）土娼有錢。你只管放出本領來騙。鈔票一張一張到你手。你還愁沒有大烟抽嗎。你如果不專在大烟上轉念頭。你還可以追逐追逐她。她還可以給你開開心。管她媽的比。你不必問你是幹什麼的。你只要你開心。

你沒有事。窮極無聊。你莫愁。你的夫子還有幾個錢。你不妨告他通匪販紅丸。你還幹得調皮。你可以不出面。作與你的夫子還來叫你怎樣。你從中或者可以撈一筆。

五十八·莫愁湖上 (二)

話還沒有說完。看見向莫愁湖越走越近的一對鴛鴦。男的穿着長袍馬褂。女的披着一件披風。再沒有說上三五句話。那一對鴛鴦已到我的面額了。原來是軍事參議院祕書胡滌新及其夫人張女士。我替何子貞介紹後。我們四人就一同到湖邊的一個茶亭裏喝茶。大家喝了些茶。又買了一大堆燒餅來吃。大家一面吃喝。一面談話。不知不覺的。突然談到一件事。就是關乎現在的人心。胡滌新說。現在社會弄到這個糟糕的地步。就是社會上的無聊人太多。大概做了無聊人。他不務正當的職業。其實無論那一界。都不容許他插足。他不得不在這裏混一餐混一頓。那裏混一餐混一頓。甚至板壁無縫要打釘。管他媽的比。叫我吃屎也吃。喝尿也喝。動不動。就告人。橫豎只費一張公文紙。一二角錢郵票。這種無聊人不死。天下不安。張女士接着說。這話固然是對的。但怪只怪。怪那些被無聊人的害底人。爲什麼不一一反控他。給無聊人。多方的打擊。無聊人也就無所用其技。自會逐漸的一天天的消滅了。

## 五十九·接電報中止遊程

四日的傍晚。回到交通旅館。茶房說。先生有一個電報。接過來拆開一看。籌思再三。決定中止遊程。我最先的計劃。係想從南京到南通。由南通回上海。復由上海到甯波轉紹興。再自紹興到杭州。由杭州坐杭徽路汽車回徽州。冷不防。電報來了。叫我不得不中止遊程。雖然也想完成我的遊程。可是終於決定中止了。連忙遍打電話給首都的朋友。說我已經中止遊程並且迫不——告辭了。這一晚。一直到三點多鐘還沒有睡。檢點這一回東遊的沿途所見所聞。尤其是江浙各報館可以給做參考的資料檢點了許多的時間。

臨睡的時候。還沒有決定第二天是乘京滬火車到上海。還是乘坐京杭國道的汽車到杭州。

五日一大早。洗了臉用了早餐後胡。滌新何子貞一行人次第都來了。他們一致主張。叫我乘京杭國道的汽車到杭州。我也作這樣的決定。并且他們就一起送我到車站。等我上了車。他們各自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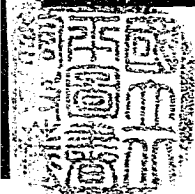
## 六十·回屯溪結束隨筆

五日的早上七點二十五分登了車。三十分就開車。沿途風景。美不勝收。十二點鐘。車到宜興。乘客都下車吃東西。我也下車買一點東西充充飢。下午一時。由宜興開出。經長興與餘杭到杭州西湖邊。那時候已經四點半了。

到了杭州。仍然投宿於禮查飯店。少息後。搖電話給李醉漁。不一刻。李醉漁就到了。談了一刻。醉漁堅欲叫我在杭州耽擱一天。我因為某種事項。急須回屯溪。在杭州耽擱一天。未免誤事。醉漁看見我這樣有難色。他也就不強留我了。

六日的早上。心中感覺莫名的欣喜。因為我由屯溪出發的時候。杭徽路的客車還只通到三羊坑。我這番回來。可以在杭州登車直達徽州府和屯溪了。

當天下午六時半。居然回到屯溪了。看見許多朋友。心中格外覺得喜慰。我的隨筆。也就隨到這裏爲止了。將來如果有機會。完成我的未曾完成的遊程。到那時。算不定還要再來一個隨筆吧。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

著者 白風

發行者 徽州日報館

印刷者 新徽印書館

